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33

# 碧血黄沙

BI XUE HUANG SHA

(三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# 碧 雪 黄 沙

(三)

黎小江 主著  
汪光明 编著  
曹林平

广 州 出 版 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 - 军事 - 中国

## 中国军事文学 碧血黄沙 (三) (33)

---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次: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价: 988.80元 (全55册)

---

## 第三章 两 哨 兵

——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尹洪菲的自述

雪停了，风不止，铺天盖地一片白，只有挂不住雪的陡崖，仍露出铁青色，闪着生涩的令人产生褻渎感的寒光。山的褶皱被雪填满，峡谷中的沟壑被雪抹平，为山行者布下了危险的陷阱。

我们四人跟在“黑箭”后面。它在雪中艰难地扑跳着，拱嗅着，为我们开路。我们已经猜想到有埋在雪中的罹难者等待我们救援。

深雪中行走非常吃力，把腿从深雪中拨出来再踩下去，走了不到百米，我们就气喘吁吁了！

乔干事特意表现他青年干事的青年气，想跑到前面去，结果大叫一声落进了雪坑。旺迪登巴伸下猎枪去，才把他拖出来。他满头满身全是雪，活像一头白毛熊，只看到雪花在他的脸上脖子里溶化，立即在眉毛上衣领上化成了冰珠，鬓角上凝了一层白霜。我来不及笑他，就打了个趔趄咕咚一声摔倒了，只是跌进一个雪窝。张干事本想把拉起来，结果他也陷了下去……

陷坑遍地。

我们已经无心相互开玩笑了，嘴里只是发出嗯嗯的呻吟

声。

因为没有太阳，雪光还不刺眼，有着纱质的轻柔。祁连山像披了一身缟素的老妇人，满头白发飘拂着，站在凛冽的寒风里，嘤嘤低泣。

处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联想，仿佛回到了遥远的比茹毛饮血还要古老的年代。周围的披雪峰峦，是混沌未开的远古洪荒，我们这支队伍，迎着万千苦难去寻求人间的伊甸园。我记起希腊神话故事里那个潘多拉，这位怀着报复心的女神，由于好奇心驱使，打开了她的盒子，于是，祸患、疾病、疯狂、罪恶、嫉妒、死亡……跑了出来，在人世间飞翔，却把人间唯一美好的东西——希望，紧锁在盒子里边。

我们现在就是迎着一切危难；去把潘多拉的盒子夺在手中，把“祸患”、“罪恶”重锁进去，再把紧锁着的“希望”释放出来。

旺迪登巴要我们沿着他趟开的雪沟走，这样就省了我们许多力气。我为找到了一个好向导而自豪，并决心分手时要重重谢他，给他以丰厚的报偿。

我凝望着四周倾斜高耸、互相交错、棉延不绝的山峦。觉得它是沉默的凝固的，又是流动的活跃的，让人无法猜透它的底蕴。它似乎很大，无边无际，充塞天宇；又似乎很小，像案头盆景里的几堆顽石；有时我又把它想象成一只骨节峻嶒的如来佛的手掌；尽管孙悟空一蹦十万八千里，也蹦不出它的掌心去。

我们蹒跚着走了大约有二百来米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壁立的赤褐色的陡崖，像一块冻硬了的猪肝堆在那里，在突出的山石棱上挂着条条块块的落雪，像猪肝上的脂肪，这是一种奇特的

景观。

“黑箭”向着它狂叫，石壁又把声音送了回来，在山谷中扩散，音流互相撞击，混合成一片嗡响。我们看到有的部队从雪堆的重压中钻出来，怀着奇怪的目光注视着我们。

我向他们摆摆手，没有明确的含义，只是表示我们多么富有探险精神。

在石崖底座的平坡上，不厚的积雪被峡谷中的劲风拉起白色的七八米高的旋柱，像平原上旋风卷起的沙尘，水火无情，似乎风的威力也不在水火之下。那雪粉在风的鞭打下，抽陀螺似地急剧地直立起来，像扭动的白蛇，发出啾啾的啸叫声，向上直钻，仿佛底下是火热的鏊子，烙得它直蹦直跳直叫，但钻到高处之后又跌落下来，向崖下的沟壑洒去！

一次又一次地重复，崖座上的积雪越扫越少，沟壑中的积雪越积越厚，风像发酒疯的清道夫，且无形的大扫帚把落雪搅得沸沸扬扬！一会儿向东扫，一会儿改变了主意又扫回来，一会儿又怀着恨意诅咒着拍打着无动于衷的陡崖。

我们眼睛一亮，在崖下平坡上的一块岩石边，出现了两个哨兵。这是多么普通的景象，其中有一个站着，倚着岩石；一个坐着，枪横在双膝上，警惕地注视着我！

这块岩石也是赤褐色，不圆不方有两米半高，它的四周是一些大小不等的碎石，显然，它是在某一个时间由于某种原因轰然一声，从崖顶上滚落下来的。

这两个哨兵的出现，显然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撼。昨夜的暴风雪不会宽待他们！他们是哪个连的？为什么站在这里？是什么时候派出的？风雪之前？还是风雪之后？他们是游动哨吗？走得太远了？为什么不返回连队？他们在这块石边停下干什么？是暂避风雪？他们身上为什么没有一丝雪迹？那强劲的峡

谷之风吹得顽石翻滚，他们的破衣为什么不在风中飘动？

冻僵了？

我们越是走近，心就越是紧缩，我们看看了他们的裸露的手和脸都是青紫色，像青铜雕出来的塑像。他们一坐一立，在静静地迎候我们！

张干事走得太急，被顽石绊了一跤，我不管他，直跟“黑箭”向前走去。

那个站着的哨兵我不认识，他张着嘴抬着手，好像向我无声地喊着：“站住！”他那整齐的牙齿闪着白光，在青紫色的嘴唇间，显得特别鲜明，犹如一排珍珠。

那个坐着的哨兵，坦然地瞩望着前方，满怀着生活的渴望，瞪视着未来，又像凝神沉思，向着茫茫山野发问：“我为什么到这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”

一阵强风向他袭来，他的额发微微抖动。他的眉棱上有颗豆大的黑痣，由于脸色青紫不太显露，近了，才能看清。我心头一颤，猝然感到一股袭面的寒气。

“于刚！”我呼叫了一声，急急向他奔去。

两个哨兵依然无动于衷。

我急忙去拉那个站着的哨兵的手，仿佛摸到的是青紫色的冷硬的岩石。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，急忙缩回，回头望着站在我身后的旺迪登巴。

他从容地把手放在哨兵凝固的嘴上。

颓然地说：“没有救了！”

张干事、乔干事缓缓地摘下了皮帽……

“怎么办？”张干事问，“怎么把他们掩埋。”

“没有必要掩埋，也无法掩埋！”

“就让他们这样吧！”乔干事略带漠然地说，“只可惜没有子弹鸣枪致哀！”

我们未能救他们也无法救他们。

我比他们几位都显得哀伤，因为于刚之死，使我欠于薇的一份情意，重又升上心头。

那是前进剧团被打垮，我调到总部地方工作科之后，一个挎驳壳枪的年轻战士，在倪家营子的大街上碰见了，后来才知道他是有意来找我——

“尹科长，你以前是前进剧团的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叫于刚！”他的眉棱上豆粒般的黑痣在他毫无血色的脸上显得很突出。

“噢……”我不知道他向我自报姓名何意，只是伸出手握住他的刚才还捻弄着枪缰的手，“你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我是首长的警卫员……”

“你”

“我是于薇的弟弟！”

“噢……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他的确与姐姐有相似之处，有些腼腆，带着乞求和悲郁的神情。显然，他是从于藏那里知道我的。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想下连队去，不好向首长说。”

“你是想让我帮你说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要下连？”

“我想上火线……”

“好的……我一定帮你说……”但我内心里却觉得他缺乏战士的刚气，太柔弱了，还是当个勤务兵更合适。接着又说了一些服从组织分配之类的话。

其实我并没有认真帮忙，不愿为此事直接去跟首长反映，仅是向他们警卫排长说了几句，勉强做到“受人之托、忠人之



事”的本分，并未起实际作用，他能到连队当兵是因为战斗部队减员太大，只能从勤杂人员中补充而已。

这个极为普通的战士，就这样永留在祁连山中了。他向前凝视着。他的姐姐就牺牲在他身后的戈壁滩上，他没有像姐姐那样流尽最后一滴血，而是在暴风雪的严寒中，完成了自己的形象。他竟是那样的坦然，把枪横在膝上，像横槊赋诗的曹公。他的生命在风刀雪剑中渐渐走向幻灭时，他心里曾流过多少思虑和隐衷？

“把他们的枪带回去吧！”

张干事说完就要拉枪，枪已经和哨兵凝结在一起。

“住手！”我仿佛被灼伤似地大叫了一声。

“可是这枪……”张干事把手缩回来，疑惑地看着我。

“留给他！”

我感情冲动地想捍卫这座雕像，我的面前已经不是两个牺牲的战士，而是在大自然的无垠的展览厅里的两尊举世无双的展品，它们是祁连之魂！

“那……我们回去吧！”乔干事催促着。

雪停了，寒风依然呼啸着，我不知在这个缓缓倾斜的山崖下站立了多久。

“来人了！”旺迪登巴悄声地说。“黑箭”向山谷里汪汪叫了几声，被向导制止了。

这时有三个人从峡谷中走上来，这是他们连队的。

他们知道我们是总部的，顺便说了几句通常问候的话。我们把两个战士已经冻死的发现告诉他们。他们也向我们介绍着情况：

“这场风雪，比他妈的马匪的军刀还狠杀人不见血……”

“七连有十几个人压到雪底下闷死啦！”

“他们选的不是地方！扒都扒不出来。”

“反正怎么死都是一样。”

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我对这两尊雕像产生了无尽感情，准备用总部科长的“权威”来保证它们不被伤害。

“收集武器！”

我还没有来得及喊出“留给它们”，其中一个战士，也许是班长、排长，攥住枪身，扭动着，晃动着，发出玻璃破碎的咔咔声，而后他猛力一拽，随着枪支脱出，那两个粘在一起的雕像从底座上翻跌下来，发出金属般的声响！

“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它们！”

我的声调里充满愤怒之情，眼里竟然噙着泪水。

“首长……由我们来负责好了！”

说话的大约是个排长。另外一个奇怪地看着我，好像我是局外人似地。另一个刮着枪支上的冰渣，带着挑战意味反问我：

“还能怎么处理？”他的手向峡谷摆了一下，“除了石头就是雪……”

回到石壁小屋之后，心潮起伏难平。我的冲动实在令人费解：那尊雕像是无法保存的，也是无法埋葬的，连队里的处理无疑是理智的，只能如此。

## 第四章 换 向 导

——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尹洪菲的自述

风停雪止之后，天仍然是阴沉沉的，这对行军来说是一件幸事，如果雪后有强烈的阳光照射，眼睛便被强光刺伤造成雪盲，这是我们长征路上过大雪山时的教训。

总部决定雪后行进，要我陪同旺迪登巴去总部研究开进路线。

祁连山是一条大山脉，不是一座高峰，我不熟悉祁连山，却被地图上的祁连山吓住了。工委总部首长跟向导一齐俯身地图研究路线时，我才感到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伟力相比，真是纤若尘埃。

面对地图，很容易看清我们从石窝山沿着小长干河谷西行，经大岔牧场，翻过走廊南山，进入黑河野牛沟峡谷，南行翻越托来山的热热水大坂，向托来牧场开进。

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大坂山口。北有托来北山，南有托来南山，大雪山、疏勒北山、疏勒南山、野马南山、党河南山，就像一只手掌伸出的五个指头，必须选定沿哪一条指缝开进，才能避开敌人，达到西出祁连进入新疆的目的！

如果走出热水大坂，沿着托来河谷西行，从图上看这是最容易的一条走向，但有两个障碍，照直向西，被山脉横断，进

人一条死胡同，必须向西北拐弯，沿托来河谷渐渐向北，这样就不是西进，而成了北出，它的出口就是文殊山、肃州和嘉峪关，正好闯进敌人重兵防守之地，必然重新落入敌人骑兵的围追堵截之中。

最后确定越过托来河谷南行，翻过托来南山的乌兰大坂，进入疏勒河谷，然后转向西行。这条路从地图上看，非常难走，路过尕河、扎尔马格河，到茶柯大坂，过考克赛河，经花儿地、崩坤沟、硫磺沟，到音德尔大坂，再沿大雪山南麓过龚岔大垠，越过大雪山出龚岔口，越过戈壁滩，到达鹰嘴山的石包城，过鹰嘴山水峡口向安西开进，进入沙漠，开往新疆星星峡，这就有可能避开强敌的追堵。

这条路，旺迪登巴去敦煌时走过，我们都充满信心。

我们早已摆脱了敌骑的追赶，因为骑兵在冰冻的山石上无法奔驰，稍一不慎就会连人带马摔下石崖粉身碎骨。有些大坂，大队骑兵就根本无法翻越，处处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，只要放一个班就能把敌骑挡住，有大山屏障敌骑又无法包剿。

没有了敌情，饥饿、寒冷、疲倦、疾病四大敌人却紧紧揪住我们不放，像一群无时不跟踪的饿狼，我们只能杀军马充饥。

部队仍然不断地减员，死人，已是司空见惯，不再过分悲伤。停下休息，部队就高唱歌曲，唱《活捉马步芳》，唱《马家骑兵不可怕，沉着瞄准来打它》，唱新编的《巍巍峨峨祁连山》。

旺迪登巴对这支打不垮拖不烂、革命意志永不倒的部队，敬佩之至，他曾经表示，如果他没有新婚的妻子，他会一直陪同我们到新疆。

走出大报山口，就是托来牧场。它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美

丽，在白茫茫的积雪之下，露出稀稀拉拉的黄色的枯草尖。它夹在南北两山之间，向西延伸望不到尽头，苍凉沉郁，让人心虚胆颤，浮起无尽的凄楚。

漠漠大野，寂然无声。近千人的队伍突然涌入，仍然不能惊扰它的寂静。我纵目望去，远接天际，这就是我进入祁连之后，看到的最辽阔的牧场。它没有用身披绿草红花的夏装来迎接我们，冬雪掩盖了它的秀丽妩媚，但它以古老的野性的苍莽、深幽，铺展在我们面前。阳光，从薄薄的云缝里投射下来，四周景物像着了魔法，霎时之间光灿鲜耀，向我们炫射着刺目的寒辉，像晶莹无比的钻石铺满了整个河谷，银光闪闪，纷纷跳跃，大自然向从死亡线上走来的九百名战斗者显示了全部的壮丽和瑰奇。

这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使我顿然产生：“目睹此景，今生不虚”的开朗的心情，惊叹“天地玄黄、宇宙洪荒”的作者用八个字概括得多么精当。

“劈啪——”

这是一声枪响，在这寂然无声的河谷里扩散开去，它比战场上的万炮齐发更使人震惊，那暴躁的音流撞到南山上，南山又撞回北山，变成一派嗡嗡轰响。

“谁走火了?!”

有人刚刚发出这样的惊问，就被另一种奇异的景象惊呆了。

从南山峡谷中涌出黑色的一群野牛，第一眼使人误认为敌人的黑马旅向我们突袭，黑潮般向我们迎头奔来……忽而又转向西北……在雪原上，像一片落地的黑云，被疾风催赶……

大约有上千头。

我在《凉州府志备考》的《兽类卷》中，看到野牛品类很多，我记忆中只有几种：

一种是竹牛，角甚长，黄黑相间，重数百斤；

一种是白牛，记不清其特征；

一种是封牛，在《凉州异物志》里有详细记述，但我只记得其背如驼。疏勒国曾向汉顺帝献封牛，以作贡品；

一种是野牛，高丈余，其头若鹿，白色，出西域……

还有一种野牛，叫马见愁。说西域有兽如火，含水巽马目，马则瞑眩欲死，故马皆畏之。

这群黑色野牛，不知属于何种，每头不下千斤，如果能打到三头五头，全军数日之粮就有了。

战士们在无命令的情况下都纷纷取枪，但牛群在三百米外，快如怒风，还没有来得及举枪瞄准，那片黑云就飘进北山峡谷，消逝无踪了。

战士们带着遗憾之情把子弹退出。

谁知这时，从南山的同一个峡口里涌出一群黄羊，像黄色波浪向雪原上奔流。这些黄羊跑得比牛还快，但不知由于何故惊扰，在河谷中央扩散开，竟有几头撞到我们队伍中来。

这种意外使部队来不及举枪也不能举枪，那会打中自己人。“抓黄羊！”有人欢叫了一声，行进队形忽然散开，围捕黄羊。就在这时最不该发生的祸事发生了——

旺迪登巴正举起猎枪，忽见几个人影从他面前闪过，他需要跑前几步，然后转身射击才能避开人群。这时，他正巧踩在一块雪盖下的岩石缝中，大叫一声倾跌下去。他的脚踝骨“咔嚓”一声，扭伤了！他的猎枪在他仆倒在地时响了，打起一溜雪尘，那只黄羊在雪地上翻了个跟头，“黑箭”不失时机地扑上去，咬住了黄羊的咽喉……

我们顾不上看狗羊搏斗，急忙向旺迪登巴围过去，军医也立即赶来，为他按摩包扎。大概痛苦难忍，他的眼里噙着泪水。在这种时候，损失一个向导非同小可。总部首长们闻之也

赶来慰问，脸呈忧色，问医生：

“伤势怎样？”

“还不能断定是否骨折，短期内走路是不行了！”

“骑马呢？”

“恐怕无法踏蹬，会痛得受不了！”

“怎么办？”军部首长问我。

“只要近处有牧民……”我心中袭来一阵刺痛，心想：恐怕很难找到旺迪登巴这样的好向导了，即使找到新向导，旺迪登巴怎么办呢？我提议稍微缓一会儿再跟旺迪登巴商量一下。

有人报告，刚才旺迪登巴那一枪，打伤了一个战士的腿。

总部首长严令他们不要声张，绝不能让旺迪登巴知道。

旺迪登巴告诉我，只有过了乌兰大坂到达苏来考克赛，那里是肃北盐池湾蒙古族部落的春牧地，冬天仍有一部分牧民住在那里。那里有他一个朋友叫诺尔布藏木，原是一起跟他去过敦煌的，他可以说服他给我们带路，冬季，他总是躲在家里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他。

我不能不问他自己怎么办？像他这样，抬着他，走过漫漫长途是困难的。他提出把他放在考克赛的朋友家里，等脚能走动时，自己返回石窝山。我们商量再三，只能如此，别无他法。

后来他又建议，我们先组织一个侦察分队，少数人先到达考克赛，免得惊扰他们。如果他们见大军齐至，躲进深山，找他们也就困难了。

由我和张干事两人带领一个侦察班先行出发，翻越乌兰大坂，进入疏勒河脑的考克赛，这已经是第三天的中午了。尽管我们行动迅速，但是，大军翻越乌兰大坂进入疏勒河谷的风闻，还是先于我们到达了考克赛河的花儿地。我们小分队一在

茶柯大坂山头露面，牧民们已经纷纷赶着牛羊避居深山，只剩下三户贫苦牧民没有避走。

这三户人家是诺尔布藏木、艾仁青、诺尔布特力。

艾仁青和诺尔布特力怕我们要他们带路声称自己有病，诺尔布藏木，看上去又干瘦又苍老。我们把他们三人召集到诺尔布藏木的蒙古包里。

诺尔布藏木的毡包，在他们三家来说是最大的一个。包门不是毡帘而是木板门，它比一般毡包更为稳固。这种毡包我在张掖时住过一天两夜，对它的格局曾作过研究，包顶为一圆形天窗，直径可达一米左右，用以通气、通烟、采光，夜晚或是雨雪天，使用毛毡覆盖。包门大约有一米半左右，进包总要弯腰。蒙古包的门都是向东开。怕触犯禁忌，我不敢细问。

诺尔布藏木的毡包很大，房架由十二个折叠的哈那（壁龛）组装而成（最小的蒙古包只有四个哈那），直径大约在五米上下，这就等于一间近二十平方的住房。包的中央是土石砌成的炉灶，还有可以放碗筷的锅台。炉灶四周铺着毛毡，毡上还铺了牛皮。

在毡包的正面，放置着一张脱了漆的红色长方矮桌。在进门的左首，放着一口红色木箱，上面有描金的图案，箱上放着折叠成长条的花被。右角则放着橱柜、奶桶、木桶、面盆和其他日常用具。

按蒙族习俗，人门的正面和左面为家中长者和宾客坐寝之处，跟汉族正面左首为上的习俗近似。

从包内的陈设看，诺尔布藏木是个多口之家，属中等生活水平。当我们突然而至时，他家的其他成员赶着牛羊进了深山，他因为年事已高，看上去不下五十岁，留在包里看家。

我们坚持让诺尔布藏木坐在正面，虽然我们是宾客，但他



却是长者，这种尊敬使他很为高兴。

我跟张干事坐在他的左首，艾仁青、诺尔布特力坐在他的右首。我们每人面前摆了一碗奶茶。

我在桌上放了两块银元，说，跟我们同来的还有九名战士，他们还都在包房外，能不能也给他们每人一碗。

显然，这个提议稍不得体，好像提醒主人，忘记了在风雪严寒中的客人；那两块银元似乎也不太得当，等于在主人脸上扇了一个耳光。诺尔布藏木的脸拂然变色，说了一句蒙语，我不太懂，但意思是明白的；

“我是招待尊贵的远方来客，而不是开店卖茶。”

我急忙解释这是红军的纪律，有失礼之处，请他包涵。

诺尔布藏木让文仁青提着奶壶拿着一只木碗去犒劳侦察班的战士们。回来问我，可以不可以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毡包里去。

我叫张干事去作安排。一说出嘴我就后悔了，我很缺乏盘腿打坐的工夫，有些酥麻，我应该借此去活动活动腿脚。张干事大概跟我一样，立即起身钻出了毡包。

这场令人难受的小小误会，反而表明了各自的诚心，诺尔布藏木脸上曾流露过愧悔之情，觉得刚才那句话有些过分。但桌上那两块银元却特别刺眼地摆在那里，像一张尴尬的脸，谁也不愿理它。

我总是千篇一律地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宗旨、红军的纪律……他们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军队，木然地听着，猜测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一个高超的骗局，欺骗他们把深山里藏匿的家人牛羊财物召回村后，我们再来个一网打尽。

他们不理解这样好的一支军队为什么还会失败，更不懂得我们开到冰封雪冻的祁连山来是何目的！